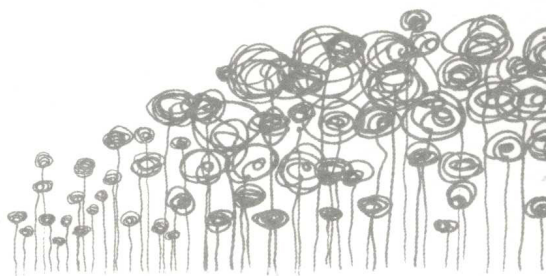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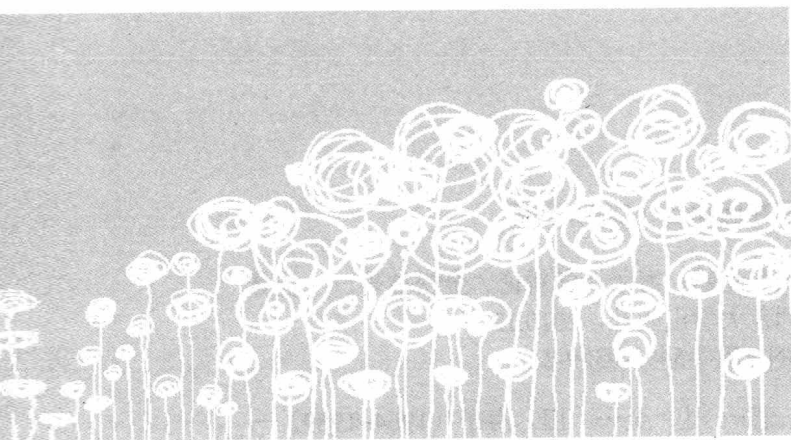


悲剧与超越

——海子诗学新论

金松林 著





悲剧 超越

——海子诗学新论

金松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与超越: 海子诗学新论 / 金松林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95-0329-2

I. 悲… II. 金… III. 海子(1964~1989) —
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19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市彩之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柳州市柳东新区官塘创业园水系南侧 邮政编码: 545006)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5 字数: 22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海子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事实告诉我们,他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在以北京为主的“诗歌圈子”、新闻媒体、出版界、评论界的合力作用下,他的诗名不胫而走,从生前不被主流诗界接受的诗歌青年迅速上升为当代新诗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如此快速的“经典化”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语境在作怪?透过这一文化语境,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价海子?海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诗人?他诗歌的真实景观到底如何?他对当代新诗的发展究竟有何贡献?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么些年来,尽管有很多的学者主动参与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言述之中,但是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一些似曾相识的见解总是在不断地干扰我们的视听。

近日,在安庆师院执教的朋友金松林君将厚厚的一摞书稿寄我并邀请我为之作序。虽然此前我早就知道他在研究海子,但是没有想到他用功是如此之勤,竟然毕数年之功于此一役,可见他对诗歌、对海子的热肠衷心。在这个好取恶舍的时代,这份执著更加弥足珍贵。

作者文学出身,写过多年的诗歌,后来改攻哲学美学,丰富的创

作经验和深厚的学业素养,为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一书不仅着眼高远,而且所论精当。从海子的童年谈起,由浅入深,对他创作的缘起、汲取的诗歌资源、前后期的诗歌转向、诗歌的审美内涵以及诗学精神均做了鞭辟入里的探讨。在诸多的有关海子的著作中,据笔者所见,该书应该说是国内首部对海子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性著作,其翔实的资料、新颖的视角、开阔的眼界、精深的分析把裹足不前的海子研究着实推进了一大步。

在本书写作之前,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以安庆为中心,他利用教学的闲暇,辗转京城和怀宁查湾,把一手、二手资料,直接的、旁证的材料,悉数纳入囊中,可以说把海子研究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哪一个的海子研究,在资料占有上堪与之相提并论。《悲剧与超越》一书除了在正文叙述时援引了大量的资料,还利用脚注和附录进行补充,如此上下、前后联动,为我们更深更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其诗提供了便利。比如对当前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生死同日”的问题,作者既参阅了别人的说法,又核查了海子生前的有关证件,最后采信了海子母亲的说法,使这一问题彻底澄清。尽管我们知道资料是学术研究必备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又有多少人愿意为此倾尽心力,更何况在如此浮躁的学术环境之中。因此,对于作者朴实无华、脚踏实地的科研作风,我甚感欣慰,也由衷叹佩。我想,一棵大树往往就是这样长成的。

当然,做研究光有材料还不行,还需有利用材料、对材料进行逻辑归类与学理评说的本领。时至今日,相对于海子的繁复的诗歌遗产来说,现有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已经够深了,而是太浅显了,一些学者在研究海子的过程中要么停留于罗列资料,要么感情

用事,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在这点上,本书作者十分谨慎,他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那些缺乏检省的“赋魅”的文学批评大喊“去魅”,试图以此方式还海子一个“清白”。当人们对海子后期的精神状态欲说还休、遮遮掩掩,乃至想瞒天过海时,作者更是义正词严地指出,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讳言海子后期所患的精神分裂。借他的话说,假如海子后期不陷入此番绝境,就不可能写出《太阳·七部书》那样气势恢宏的史诗长卷。理由在于,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精神分裂的过程往往会强化这类天才的形而上体验,诱发他们在激烈的精神裂变中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抵达艺术的巅峰,最后以悲剧的方式退出人生舞台。在纷繁复杂的海子研究中,要想说出一点新见,已非易事,在该书中,我们时常可以领略到作者的新颖之言和精辟之论。他始终秉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即使是个人偏见,都绝不人云亦云,而力求富有创见,因此,该书拥有了不俗的学术品格。

海子在短暂的诗歌生涯中,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这就决定了海子研究的难度,没有相当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恐怕是很难进入海子世界的。欣喜的是,由于对海子数年的品读,作者在此书的写作中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当人们尴尬于难以给海子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归类时,他却能够从海子写作的时代语境以及创作缘起与走向的角度,结合海子不同时期的创作,勾勒出海子的数副面孔;当人们惊异海子诗学的繁复时,他却能够以1986年为界,将海子生涯分为前后两期,并对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简练的概括。以上这些,都是被置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以及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背景中来谈

的,既有历史文化的整体观,又有微观到位的梳理与分析;既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泛,又避免了就事论事的肤浅琐屑。

此外,在我看来,全书最见功力和最见光彩的地方是第七章,作者从生命诗学的高度,层层剖析了海子是如何一步步地拒绝流俗语言观,经由对语言的创化,最终把“写”与“活”、“言说”与“生存”融合为一体,尤其是对《语言和井》一诗的文本细读,巧妙地传达了诗语言和诗两者之间的隐秘关系。非有诗才,怎能写出这般激情飞扬的文字?!

如果说海子迷醉的写作是在烈火中燃烧,那么作者对他的解读也无异于火中取栗。在急速来临的后现代的季风中,重新回到海子,重新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也许能够寻找到那一隐迹于沙漠的神圣,对这个时代拥有更深的理解。为此,我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和我一起加入此书的阅读之中。谨为序。

杨四平

2010年6月10日于安徽师范大学

我们就像这些蝴蝶一样，如果摈弃了稳固的陆地所确定的当下方位，我们就会迷路。但是我们不满足于停留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着虚灵的超越存在飞翔的原委所在。这在那些四平八稳地呆坐在陆地之上并安然自得的人看来，或许是极其荒谬的。应该看到，这种飞翔只有那些被同样的不安宁所驱动的人才是可理解的。对他们来说，世界只是飞翔的出发点，每件事物都依这种飞翔而决定。

——卡尔·雅斯贝尔斯：《通向智慧的道路》

引言

诗是生命之光

对于某些人而言,写作是唯一的存在方式。他们在写作中诞生,他们的存在也只是为了写作。在《文学空间》一书中,法国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类人舍此不可的生命状态:“有时,握笔的人,即使他非常想放下笔来,而他的手却不松开:相反,这只手握得更紧而不放开。……这只手,在某些时光,感到一种强烈的抓的需要:它应当拿起笔,必须这样做,这是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要求。”^①他们看似笔的主人,其实早已被写作牢牢地控制,对他们来说,写作成了无法停歇的工作。他们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自觉地投身到另一个超验的世界中去,在那里敞开自己的心扉,与生命寂寞

^①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第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地对话。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大多就诞生在自己与生命突然相晤的时刻。一旦写作中断了,他们早早撂下了紧握在手中的笔,那就意味着他们在艺术的追求中已经穷尽了自己的生命。与我们相比,他们常常是古怪的、狂暴的、过分的,但他们总是充满诗意的,他们在有生之年,已将生命之酒的苦涩或醉人的滋味统统灌注到作品中去,因此,他们提前到来的死却在作品中转换为一种福祉流长的生。

在这类人中,海子无疑是一个经典的个案。他把自己炽烈的生命全部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他的一生似乎只是为了诗歌而存在。他的生命便是他的诗,他的诗也就是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与诗之间没有任何裂缝,两者的关系不是水与火的关系,而是粮食与酒的关系。1920年2月,郭沫若在《学灯》杂志上发表了《生命底文学》一文,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指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海子在其短暂的生涯中,是如此紧密地将诗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蓬勃的生命来呈现诗的本质。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直在中国诗界潜滋暗长的生命诗学的典型表征。

生命诗学乃是以生命为根基,对宇宙的实底、人生的本质、人类的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它强调的是“诗歌中所显现的血色、所跳动的脉搏、所痉挛的灵魂、所扭结的肉感、所颤抖的神经,以及从生命的深渊处传来的沉重的回声”^①,因为在生命的底部,既有无意识的涌动,也有人类神性的召唤,那里永远是诗的源泉。

受德语诗人荷尔德林的影响,海子早早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

^① 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第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要感谢生命，即使这生命是痛苦的，是盲目的。要热爱生命，要感谢生命。这生命既是无常的，也是神圣的。要虔诚”。也正是从荷尔德林身上，海子看到了一种虔敬的迷醉般的狂喜。在他的盛年甚至疯癫之中，荷尔德林都把自己那颗圣洁的心灵无所保留地奉献给了万物神性的根基。他始终相信万有神论的“一和全”(hen kai pan)，认为诸神在贫乏时代的缺席并不是他们死了，而是暂时的离开，终有一天他们会重临。而诗人的使命，就是要去注视、去吟唱他们的踪迹。同他笔下的恩培多克勒一样，荷尔德林最终离弃了经验实存的世界，像一个流浪的半神，借道诗歌通向了生命的神性。海子生前读到的虽然只是荷尔德林很少的几首作品，但他却永远爱上了荷尔德林的诗和荷尔德林。在后者的启示下，海子逐渐意识到，“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对荷氏的推崇，使他最终走向了本体论的生命诗学。

生存，是海子整个诗学的辐辏。无论是他早年运用“村庄”、“大地”、“麦子”等意象所营建的怀旧式的农业乌托邦，还是后期用“火”、“太阳”和“死亡”所编织的拯救图像，无不以生存为中心。那么，何谓生存呢？它是生命在世展开的状态，是超越于经验实存之上的人的本真性存在。假如说实存还深陷于日常世界的沉沦状态之中的话，那么，生存早已超拔于凡世的拖累而指向人类生命的本质。在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看来，“没有生存，一切都显得空洞、空虚、无根、虚假，因为它已变成无底止的假象、纯粹的或然性或单纯的经

验实存”^①。人类体悟生命的征途，也就是从经验的实存中隐退，自觉投入对更高形态的生存的追问。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曾有意将陶渊明与梭罗进行对比，他认为，尽管陶渊明和梭罗同样是归隐山水，但陶重的是文人趣味，而梭罗却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由此，他批判中国诗歌应该抛弃苍白孱弱的文人趣味，而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在海子看来，“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他的创作，就是始终以生存为根基，携自己的血肉之躯而入艺术的灵境。

就内容而言，对土地和爱情的歌咏以及对传统农耕生活的向往构成了海子诗学重要的部分，但并不是最为亮丽耀眼的部分。海子诗学最为亮丽耀眼的部分其实在于他对现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幽怀，我们不妨将这种幽怀概括为“现代性焦虑”（the anxiety of modernity）。自尼采利用查拉图斯特拉手中的利斧割掉上帝的首级之后，神圣的事物便转身离去，人被卷入了欲望的旋涡。在这个急剧到来的拜物主义时代，冷静的理性已经取代天启，既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也成为人们通达目的的手段。同时，它作为一种巨大的根源性力量，褫夺了生命和艺术的神秘之源，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持续的失去象征的历史过程之中。海德格尔在他的诗学中，将这个时代比喻为“世界的暗夜”，韦伯将其形容为“铁笼”，萨特则斥其为“地狱”。现代社会“去魅”般地摧毁了以往的神性原则，我们被迫生活在从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而引起的生命震荡之中。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并非一种平

^① Karl Jaspers, *Reason and Existenz*, Marquett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

稳的运动,而是一种断裂。^① 断裂,意味着我们脱离了传统的根基,被抛向了极具风险的生存处境,由此而产生满腹的忧心和焦虑,并祈望在晦暗的未来得到灵魂的安顿。因此,“现代性焦虑”这一概念既包含着对古典世界的追怀,同时也流露出对当下的反抗和批判,以及对未来获救的祈福。对现代性的诗学反思,是海子在 20 世纪人文语境中所领受的神圣使命。他的写作,既是来自深渊之中的精神祈祷,又是神灵转身忧叹而去之后、人灵迷惘时分文学的表演性力量(performative force)^②。

“人类的心灵正是由于潜能的丰富而枯萎困顿。”雅斯贝尔斯认为,“每一种能力,一旦它强旺茂盛、臻于实现的时候,就会招灾惹祸”^③。在经过几年天才式的爆发之后,海子因不堪肉体的病痛最终以非正常的方式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海子是“殉道者”,是“诗歌英雄”、“诗歌烈士”,是“历史中最年轻的先知”,其实我更倾向于将海子与凡·高、荷尔德林和尼采相提并论。实际上,晚期

① 在他看来,“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关于“断裂论”(discontinuist)的解释,详情请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 3 页及以下,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② Performative force,来自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是指言语行为具有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力量,通译为“述行力量”。这个术语到了解构论批评家手上,就被赋予了一种积极创造的力量,如希利斯·米勒就认为,文学体现了语言的“诗性维度”,而具有一种表演性的构成性的结果。参见 Hillis Miller, *Derrida's Topographies*, in *South Atlantic Review*, vol. 45, No. 3 (2002)。故此,我们脱离语言学学科,将这个概念翻译为“表演性力量”,强调文学主体的创造性功能,以及对于接受者的救赎性效果。

③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第 27 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精神分裂的过程明显强化了他们的形而上体验，诱发他们在激烈的精神裂变中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抵达艺术的巅峰，最终以悲剧的方式告别人生的舞台。“在这类诗人中，历史、中年、忍耐性都是不存在的。在这类诗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中，只有空间的存在，而没有时间的概念。这类诗人在有限的存在中，往往都对无限的时空采取了自然式的、也许还是极端的艺术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把生命的最大能量集于某一时刻，让之充分的燃烧，同时也是最残暴的自我摧毁。”^①不过，在有生之年，他们能把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发展到顶点，也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毁灭，这正是他们的非凡之处。通过他们的悲剧，我们可以领略到人类生命在极限时刻所爆裂开来的璀璨光芒！

在《思想录》中，帕斯卡尔留下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句子——

“Unus quisque sibi Deum fingit.”^②

① 程光炜编选《海子作品精选·序》，第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②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第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这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都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上帝。”

目 录

引言:诗是生命之光	1
第一章 海子生涯	1
一 查湾时代	2
二 燕园风与诗人梦	8
三 在昌平的孤独	14
四 山海关:结局或开始	26
第二章 “赋魅”的批评	34
一 殉道者	35
二 诗歌先知	40
三 密谋家	44
第三章 作品与画像	49
一 麦地诗人	51
二 乡土田园诗人	56

三 史诗诗人	62
四 存在主义诗人	67
 第四章 引路人	73
一 生命中的顾城	75
二 跟从杨炼出发	80
三 骆一禾:诗神派遣的使者	88
 第五章 诗歌资源	97
一 扎根本土	98
二 从西藏途经印度的飞行	109
三 走向西方	120
 第六章 诗路转向	133
一 心脏在燃烧	134
二 海子 I	138
三 海子 II	143
四 致病的身體	149
 第七章 语言与诗	157
一 通向语言的路途	158
二 语言创化与生存	166
三 迈向本体的诗	174

第八章 回归象征	185
一 去魅的世界	187
二 重返神话	192
三 乌托邦的挽留	198
第九章 现代性焦虑	209
一 如此繁华,如此匮乏	212
二 渴望还乡	216
三 期待弥赛亚	222
四 灵知与现代性	229
五 审美的救赎	234
第十章 生存悲剧	241
一 爱这个世界	243
二 为诗歌着魔	249
三 悲剧与超越	257
结语 那远逝的歌声苍凉	263
附录一:从突变理论看国家的产生形式与法的作用	266
附录二:歌德笔记	282
附录三:海子藏书目录	284
外国人名对照表	311
参考书目	320
后记	327